

■ 玉渊杂谭

今秋,一部沉稳之余不乏飘逸、画面透着水墨气质、演员颜值爆表剧情却不过多掺杂感情纠葛、架空历史又比许多历史正剧显得更端庄的古装剧俘获了观众的芳心——各路娱评家总结出如此多的优点,一口气数来都有些费劲。的确,自从这部制作精良、表演走心、构图精美的《琅琊榜》热播以来,收获了几乎一致的好评,男女老少都对这种浮躁时代的精雕细琢很是买账。

■ 桂下漫笔

最近读了两本书,有“小伙伴都惊呆了”之感。一本是《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书中的精怪故事读起来很熟悉的童话,但精怪的世界和童话不一样,没有牛奶在四处流淌,王子和公主也不是有爱无性地生活在一起,相反,在貌似童话的面纱下,掩盖的是性与欲望、阴谋和杀戮以及其他一切毁灭三观的东西。不过,我接下来更想谈的是另一本,《安持人物记》。安持是陈巨来的别号。陈巨来,名璠,以字行,别署安持,著名篆刻家,到了晚年,老先生把朋友圈里那些事儿或长或短地写出来,以充满江浙方言味道的文字把各种八卦娓娓道来,不乏香艳轶闻、狗血故事,但陈巨来以坦荡之心与笔法写来,平淡清澈,如泉似云,发人思。

盛于“知乎”“百科”的网络考据家们说,以前香港娱乐杂志会在走光的重点部位贴上八卦图,类似今天常见的马赛克,“八卦”这词就这样诞生了。而国外还有研究表明,人们65%的日常谈话时间用于扯各种“八卦”,足见八卦在生活中意义之重大。艺术圈,大概又是人间最大的“八卦”策源地。简繁的《沧海》中,就记录了其师刘海

给“《琅琊榜》热”泼点冷水

前几天看到常给嬉城副刊供稿的某位作者在朋友圈里发牢骚,大意是说《琅琊榜》这种电视剧怎么能火成这个样子呢,观众的历史不会都是体育老师的吧。我随即顺手点赞留言表示支持,而事后他却无奈地向我“哭诉”:那天遭到圈内一顿臭骂,只得我一人挺他。这位作者乃是历史爱好者,难免有些清高,当然看不上这些空洞无物讲究上位的厚黑学,如此遭到群起而攻之,还真算是挺委屈。

我还没看《琅琊榜》,也不打算看,与对待《甄嬛传》的态度一样。所以我无法对电视剧本身要加评价,且当它们真如口碑和好评一般,没有掺多少水分。但我仍然怀疑这种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即使是良心制作的优质电视剧,不至于得到如此之高的褒奖和追捧?这是投资方成功营销炒作的结果,还是观众长期以来被浮躁、泡沫和烂片裹挟,一旦遇上一点点的严肃和业界良心,就大有久旱逢甘露的快感?

日前,朴树发布长微博表达了对艺人行业的不满,言辞颇为尖刻——“从一开始,就厌恶这个行业,并以此之耻”“与这行业若即若离的那些年,被裹挟着,半推半就着往前走,边抗拒边享受着它给予我的恩惠”“一度沾沾自喜,而且颇有些年迷失其中,沉溺于享乐,无力自拔。直到老天爷收走了赋予我的所有的才华和热情”。虽然音乐和影视各有其生产特点,但文艺圈的闭门造车大体殊途同归。从一个创作型歌

文·杨雪

手对其行业的妥协和深恶痛绝,可以观照出影视乃至文艺创作的江河日下。借用朴树的描述,就是“保守,短视,贪婪,僵死,像涂脂抹粉的尸体。甚至比起二十年前更加无耻。”

《甄嬛传》《琅琊榜》都讨到了满堂彩,接下来,这种成功、成熟的模式可能会引起争相效仿。可是,对此等小恩小惠的满足是观众真正需要的吗?观众的品味就不能更上一层楼吗?

《成德之道》：
超玄著 越于今

文·王建梁

很多人纳闷,每年全国出版与雷锋有关的图书甚多,尤其是网络时代,捧着手机阅读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一部部长篇,一部老题材的长篇,一部正能量的长篇——《成德之道》出版后不仅没有冷冷清清,反而引起极大的轰动?

对此,读后便有答案。

——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尽情地烘托。在一系列突破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尤为突出。作品中燕子和蜘蛛成为贯穿始终的两条线索,把燕子和蜘蛛描写得细致、刻画得深入,使其负载着中华文化和天地信息,生动有趣,发人深省。从而使正能量的厚重主题,别开生面,举重若轻地表现出来,取得了超现实与大浪漫融会贯通的奇特效应。

过去学雷锋的作品,笔墨都谨慎,只用现实主义手法,不敢涉及浪漫,好像浪漫了就有损于雷锋的形象。而《成德之道》极尽浪漫的艺术,直把雷锋们写得血肉丰满,洒脱自如。他们既是人们仰望的榜样,又是群众中的一员,可亲可学。

——运用佛教经典、道教精髓来阐述道德的无形力量。作者管斌巧妙地穿插叙述了人文始祖伏羲的故事,还有管仲、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诸葛亮、王阳明等的事迹,舒展8000年的中华历史画卷,重点体现道德的闪耀。作者在书中这样表述:“我们有两条自然的大河——长江和黄河;我们有两条伦理的大河——崇道和尚德。江河滚滚不尽,道德源源不断。”

——语言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文学作品,重要的是语言。读《成德之道》,仿佛走进语言的“万花筒”,又像走进语言的“百宝店”,多样、丰富、美不胜收。管斌的语言最突出地表现为富有诗意。诗样的语言,很有节奏,很有韵律。尤其是那些长短不一的排句,有的激越奔腾,让人心潮澎湃;有的溪水淙淙,滋润人的心田。优美的叙述层层递进,将雷锋和刘成德们融入诗情画意中,全书激情磅礴,诗情洋溢,三十多万字串成浑然一体的长诗。

——形散神不散。通篇弥漫着浓浓的散文气息、散文的神采,乃散文佳作。如果短小的散文精品是“小桥流水”的话,那《成德之道》就是“大江东去”;如果短篇的优美散文像苏州园林一样精巧的话,那《成德之道》就像泰山一样博大。

编辑侯群雄在编后的话中称赞《成德之道》是“一部天马行空、打破教条、文体创新的激情四射之书”,评价中肯到位,也可以说是对这部长篇散文到神奇的赞美。

《成德之道》那么散得开,而又不松散,管斌是深得散文“三昧”的。他散起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聚起来目不斜视,心无旁骛。

天下的很多事,世上的很多物,乍看起来毫无关系,其实互有联系。一叶中,全息宇宙之道,哪能没有联系。就像蜘蛛结网,这样一道丝,那样一道线,猛一看无关联,实际都在统筹之中,先有大框架,然后再一圈圈,一道道,联系紧密,衔接有序,无论是经,还是纬,都经纬分明,而又有机结合。蜘蛛结网还像什么呢?像作文——人写文章,确定个中心,理出个线索,弄出个轮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疏密得法,虚实有道,纵横开合,收放自如,妙在天成。

——在意象上可谓匠心独运。管斌是在泰山北麓的灵岩山岭写出《成德之道》的,很留心、很尽力营造意象。他写他早上出来散步,他写他晚上出来爬山,他写他出来薅野菜,他写他到农户家买鸡蛋,他写他观鸟,他写他赏树……他把在这里生活的过程、写作的过程摄制到书中。他仿佛在这里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听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意象之间也。

奇特的想象,奇异的链接,奇妙的活用,使这段对燕子的描写殊为少见:融入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赋予燕子丰富的象征意义。

南朝《世说新语》记载着汉魏东晋士族阶级之谈轶事,文曰:“亦超超玄著”,反映了士大夫们言语精炼,书法诗词水平高超。由此衍生出本文的标题——“超玄著,越于今”。

香艳及其他：篆刻家的朋友圈

粟及同时代人的许多“八卦”,陈巨来的琐忆则在记录“八卦”的同时又澄清了一些“八卦”,取舍之间,老先生自有怀抱存焉。

大画家张大千多弟子,陈巨来有一相熟的女同学,能写能画,求陈介绍拜在张大千门下。陈巨来以为十拿九稳,便一口答应,不料却被张拒绝。张大千坦言:“你是知道吾的,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吾的新太太即是女学生也。有时女生为吾批一件衣,扭一个扣,吾常会抱住强吻之。你所介绍者,为女同学,又是大家之妇,万一吾不检细行时,使你介绍难堪也,所以不敢允也。”陈巨来对的也很巧妙,“斯人别号‘无盐’,故余之至亲近,保证你不会涉遐想也。”女同学成了张大千的学生后,陈巨来还问,“这位女门人,你要她批衣、扭扣否?”大千则笑着说,“敬谢不敢当也。”名士性情,可见一斑。

海上女画家周炼霞,20多岁就颇有名气,陈巨来对其专文记述。有一次,周在善画兰竹的岩瓢和高房中试穿僧衣,“她欣然脱上身衣只穿一件汗马甲,若瓢手持僧衣代穿,一臂已伸入,一臂似未着什么,裸臂正伸入时,为窗外一小报记者将镜头

摄进了。隔二日这记者以晒小照并出示底片,询之云:‘师娘,你看这小照价值可多少?’盖知若瓢有钞票,可敲一笔外快了。哪知她看了后,笑嘻嘻,两手‘南无’了对此记者云:‘阿弥陀佛,谢谢,你在小报上制版刊登,宣传宣传为好。’记者也无可奈何。又有不识相的人曾问她,‘你有多少朋友’,她以手作一十字形云:‘吾有面首十人’。如此泼辣,若在当今艺坛,必能赢得‘毒舌’雅号。

陆小曼也是当时风流人物之一,其艳闻趣事至今仍为八卦爱好者津津乐道。不过,若读过陈巨来的琐忆,定会有不同感受。陈巨来说,“小曼一生男友,一一数之,可成一点将录”,未与陆相识时,陈便听闻其“骄娇”之名,但自与陆相识后,“竟只有娇态,但一无轻浪之言行,又生平不肯后语人,存心忠恕”,有一次,陆小曼在烟榻上问陈,“吾与你相识近廿年了,你看吾究竟是一淫妇否?”陈答曰,“‘老枪’则有之,淫妇未必也。”书画家吴湖帆对陆原也很鄙视,认为陈巨来不该与她为友,但解放后,两人相识,吴也感叹说,“当年把她看豁边了”。除艺术圈外,陈巨来还记录了不少近

代名人趣事。宋子文从美国回来后,其姊宋霭龄介绍他到盛宣怀所创之汉冶萍总公司做英文秘书。当时,宋庆龄已是孙夫人。霭龄担任盛家七小姐瑾如之英文老师,很想撮合瑾如与宋子文,两人也确实两情相悦。盛宣怀之子盛泽丞时任汉冶萍煤公司总经理,以此询之董事长,李鸿章之孙李国杰。李国杰话说得很刻薄,“你们盛府上,难道竟与一个终日在马路上了口筒高呼鸦片吃勿得,香烟吃勿得的一个传教士之子结婚吗?太不合身份了。”盛泽丞深以为然,亲事就没做成。不料,李国杰的话恰被正在屋外的宋子文听见。两人从此结仇。后来,宋子文成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便寻隙报复,将李下狱。又三年,段祺瑞南下,蒋介石素以段氏门人自居,问老师有何要求,段说,“吾受李鸿章恩太大了,今闻其孙,犹居狱中,总想求你网开一面,向宋子文说个情罢。”所谓历史,大半是人与人之间恩怨情仇编制而成的网,即便是假史料,也可折射出真问题。陈巨来所说的这段故事,大体不差,但也有演绎成分。不过,李鸿章、盛宣怀等近代世家与蒋、宋新兴权力家族之兴衰更替,确可以在这故事中看得

文·胡一峰

更加真切。

陈巨来说过一句俏皮的话:人要死在别人的脚下,而不要死在别人手掌中。他的解释是,如果某人死后,大家跺脚感叹,大呼可惜,说明是好人,如果某人死后,大家鼓掌叫好,说明生前令人讨厌。此真乃人情练达之语,非久经沧桑者不能言。“琐记”中类似箴言不少,清代皇族溥心畲说,做皇帝不自由,做亲王更不如老百姓也,连穿衣服也无自主之权。而艺术方面耐人寻味之处则更多。书画大师吴昌硕对陈巨来说,刻印与写字写画不同,好比“唱花旦”。因为,篆刻家刻印要靠目腕力,只能卖一个年轻,老了就退化了。五十五岁之后,是一个关,过了这个关,日渐退步。他自己在六十五岁之后,刻章大半请儿子、学生代笔或加深篆刻的了。著名舞蹈家林怀民曾说,很多年前一个美国芭蕾舞团的老太太说,东方人不适合跳芭蕾舞,因为东方人腿短。林当时很气愤,多年后却发现这个老太太说得也许是对的,因为跳芭蕾舞需要腿长。或许,这就是艺术无法突破的生理极限,明白这种局限,顺其自然,坦然待之,才是一种真正可贵的艺术修为吧。

二曹优劣

文·丁辉

曹丕曹植是曹操诸子中最得后世名声者。曹丕字子桓,曹操死后,继位为魏王,后废汉献帝以自立,为魏文帝。曹植字子建,后封陈思王,李白诗“昔时陈王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虐”中“陈王”指的即是曹植。

若论“综合素质”,曹丕远胜曹植,此于曹植私司马门和醉酒不愿受命领兵救其老叔曹仁二事已足见之一斑——安有如此意用事、缺乏理性而可为命世之主哉?曹丕政治军事才能有乃父之风,自非曹植可与比伦;曹丕之胸怀广大甚至要超过乃父曹操。曹丕是篡汉自立的,但相比历史上其他一些篡位之人,曹丕不要算是仁厚的了。曹丕篡汉后,并没有对汉献帝斩草除根。汉献帝即位后封为山阳公,又活了十四年乃卒;对那些誓死不仕新朝的汉朝老臣,比如杨彪,曹丕也能相容,一直以礼相待。而杨彪的儿子杨修的运气就没有他老子那么好了,仅仅因为爱耍个小聪明,就被曹操给杀了。明人张溥曾赞曹丕曰:“至待山阳公以不死,礼遇汉老臣杨彪不夺其志,盛德之事,非孟德可及。”

中国正史的历史书写固然“成王败寇”,民间却往往同情弱者。子桓、子建皆能诗文,文学史上以二者加上其父曹操谓之“三曹”。由于在嗣位之争中,子桓胜出,而子建败北,遂致“魏文(丕)以位尊才,陈思(植)以势衰益价”(刘勰语),民间多扬植而抑丕。“才高八斗”成语最初说的就是曹植,语出《南史》中记载的谢灵运的话: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还余一斗天下人共分。诗人、文人的痴话、醉话只宜作为掌故来讲,而不宜作为对历史人物进行评判的依据。另一个扬植抑丕的“佳话”则是“七步成诗”。文不加点,倚马可待,只能说明才思敏捷,成文速度的快与慢亦不足作为判断诗文优劣的依据。

其实,曹丕的文学成就不输曹植,曹丕一篇《燕歌行》,即是曹植断不断得出的。还是南朝齐梁间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的客观公允些:“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植思深而力缓,故不克先鸣。”刘勰虽对曹丕推崇有加,然大抵还是认为丕、植各有长短;到了清人王夫之那里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在《姜斋诗话》中说:“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乐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王夫之甚至在《古体诗评选》中将曹丕尊为“诗圣”,讥曹植为“荔枝苦李”,简直认为植“去五千里”了。

■ 写在书边

每一回张爱玲遗作的现世,都是一场歌迷的狂欢。《雷峰塔》《易经》《小团圆》之后,又传来了未完的英文遗作《少帅》。

据张爱玲与友人门文美的通信记载,《少帅》起意于1956年,于1963年左右开始动笔,原计划写十章,实际完成了七章,约两万三千余文字。据学者冯皓乾考证,现存七章《少帅》,叙事时间大致始于1925年,到1930年11月少帅抵达南京为止,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为主线,容纳民国近三十年的烟云旧事。

与上海时期的小说不同,将爱情置于政治背景之中,是张爱玲离开大陆之后小说创作的特色之一。《少帅》又与张爱玲一贯的写作风格不同,这一次她“甘心冒着剿袭的嫌疑”(冯皓乾语),用了大篇幅的人物对话方式,把许多史料写进了小说,大量的人物如点名簿般一股脑地粉墨登场,让读者感觉“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张爱玲《烬余录》)。大概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美国出版商对《少帅》并无兴趣,随着出版计划一再碰壁,加上后期整理材料的巨大难度,张爱玲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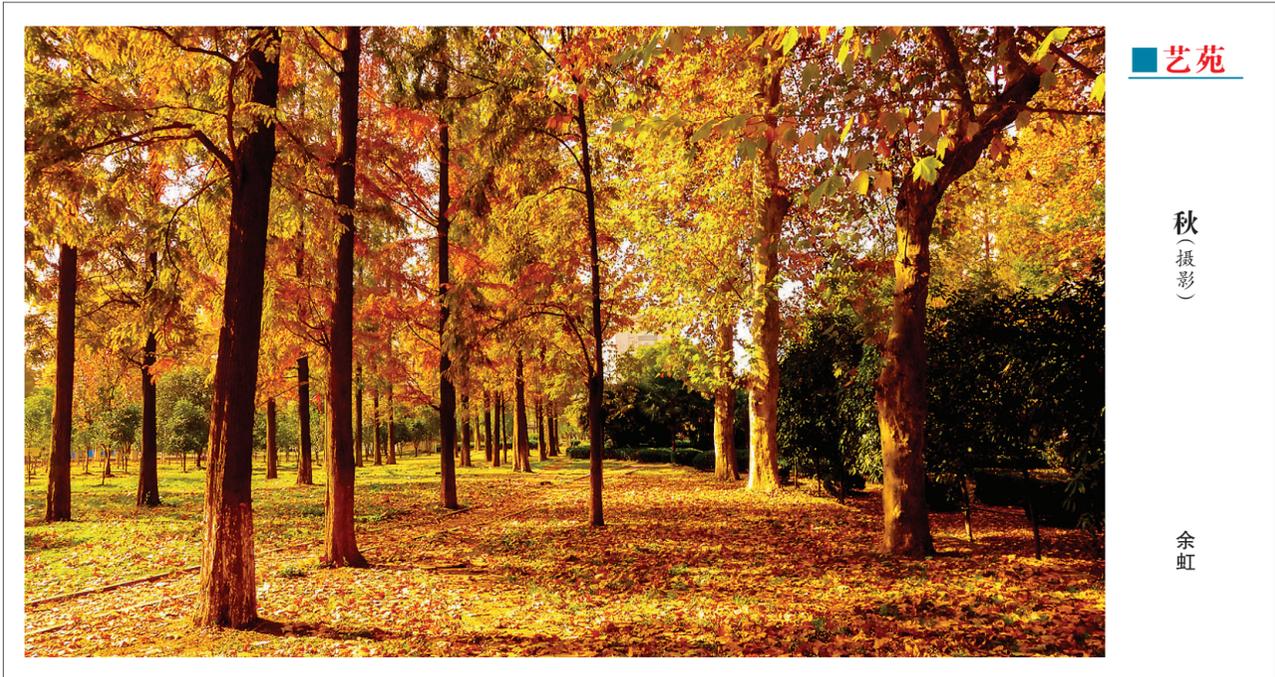
题材和男主角逐渐失去兴趣,这部原本被张爱玲寄予厚望的“转运”之作最终难以成书。

熟悉张爱玲的读者会发现,《少帅》秉承了张爱玲美国时期作品一贯的荒凉腔调,与秉承着“出名要趁早”而满纸警句、写得华丽哀艳的上海时期作品不同,《易经》《雷峰塔》《小团圆》,加上这部未完的《少帅》,美国时期的张爱玲更爱用纠缠缠缠的意象,写平淡琐碎的细枝末节,冷眼旁观过往岁月里的热闹与繁华。她揶揄兵匪是“荷枪的乞丐”;借海军部次长之口嘲讽少帅:“样样都是先锋,不推牌九,打扑克牌;不叫条子,捧电影明星和交际花”;写乱世中只求自安的上层人物对待战争的态度:“那不过是城市治安问题,只要看紧门户,不出去就行了”,轻描淡写,平淡老辣。

总觉得赴美后张爱玲的文笔有种迟暮的调子,《少帅》便是她借张赵情事做的一场迟暮幻梦。赵四是《倾城之恋》里出来的白流苏,乱世成全的爱情,这样的“童话故事”于张爱玲来说,格外具有切身意义。

《少帅》：一场迟暮的幻梦

■ 艺苑

秋
摄影

余虹

文·陈莹

《少帅》的历史背景部分几乎是照搬了当年的史实,男女主角的恋爱故事则多出于张爱玲的想象。诸多细节与半自传式的《小团圆》充满了情感的暗合,这不属于少帅与四小姐,而是指向作者本人。

她写四小姐对爱情的祈盼:“她是棵树,一直向着一个亮灯的窗户长高,终于够得到窥视窗内。”在《小团圆》中,九莉对之雍的祈盼,几乎与之一字不错:“她像棵树,往之雍窗前长着,在楼窗的灯光里也影影绰绰开着小花,但是只能在窗外窥视。”写四小姐与少帅两心相悦时的欢爱:“仿佛便是远程。她发现自己走在一列裹着头的队伍里,她妻子以及别的人?但是她们对于她没有身分。她加入那行列里,好像她们就是人类。”在《小团圆》第八章,九莉有过同样的感受:“在黯淡的灯光里,她忽然看见有五六个人连头裹在回教或是古希腊服装里,只是个昏黑的剪影,一个跟着一个,走在他们前面。她知道是他从前的女人。”

相似处还有很多,在放弃《少帅》之后,张爱玲在《小团圆》将四小姐的种种情感细